

□汉字故事

破解武夷山文字之谜

杨立新

提起神秘的福建武夷山，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千年悬棺之谜、彭祖之谜等。但我今天要说的是武夷山的文字之谜。

2001年7月我到福建南平采访，乘间去武夷山一游。早就听说武夷之魂在九曲溪，于是，卸下尘思，坐稳竹筏，竹篙一撑山水转，但见溪水澄碧，岩峰凝紫，曲曲呈异趣，湾湾聚佳境。每转过一道湾，岩壁上都镌有南宋理学家朱熹七言排律《九曲棹歌》中的诗句。一壁陶醉于优美的自然风光，一壁咀嚼品味着朱子的诗句，我仿佛成了神仙中人。

漂临五曲，但见岸边巨岩上有一行摩崖石刻：“五曲幼溪津”。据兼作导游的筏工介绍，“幼溪”是明代兵部侍郎陈省的号。陈省罢官后隐居于此，为泛舟便利，自辟了一个渡口名曰幼溪津。



武夷山“五曲幼溪津”摩崖石刻

筏工指着岩壁上的字说，看见了没有，那个“幼”字的“力”写成了“刀”。陈省对摩崖石刻情有独钟，在武夷山留下了几十处石刻。奇怪的是，他所有的石刻，凡有“幼”字的，那“幼”中的“力”均是不出头的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原来陈省罢官归隐后，自是心不甘气不平，寄情山水，也只是聊以自慰。他有意让这“幼”字不出头，寓意自己现在的境遇。他说，等到自己有朝一日重新复出，这“幼”字自然就出头了。可是，他陈幼溪一辈子也没能东山再起，所以这武夷山石刻上的“幼”字便永无出头之日了。

据载，万历十一年（1583年），陈省因受张居正牵连被罢官，遂在武夷山接笋峰下筑室“云窝”，隐居13年。其间，他在武夷山五曲、六曲的岩崖间留下了以“云”为主题的系列摩崖石刻，除“云窝”外，还有诸如“云崖”“云路”“云桥”“云关”“云台”“留云”“嘘云”“卧云”“白云深处”“栖云阁”“云石堂”等20余处。的确，举凡落款为“幼溪”的石刻，“幼”字均不出头，写成了“幼”（见下图）。当地人戏称：“当官不得志，专写错别字。”陈省果真是将一腔愤郁不平之气寄寓在一个“幼”字中吗？



落款为“幼溪”的“云路”石刻

其实，陈省所书不出头的“幼”字并非错字。翻阅《汉语大字典》，便能查到这个“幼”字，指明为“幼”的讹字。讹字是指古代传抄、书写过程中字形发生了讹变的字，当其积非成是被大家接受并进入入字书后，与其相应的正字之间的关系，类同于异体字。在古代碑帖中，这种写法不乏其例——

幼 幼 幼 幼

（东晋）王羲之《郑文公碑》 （北魏）《高贞碑》 （明）文征明

那么，陈省究竟是高蹈远引、离世脱俗的真隐，还是身在江湖、心驰魏阙的假隐？这个“云”字可以给出答案。

陈省有言：“为爱白云深，结庐在五曲。”可见，正是出于对武夷山白云的深爱，他才仿效“结庐在人境”的陶渊明归隐山林的。在武夷山的13年里，陈省的恋云情结特别深重，只要看好一处景观，便冠以“云”的雅名，并勒石纪之，把一腔心语寄寓云间。如刻于六曲的“栖云阁”，此处云海氤氲，陈省以之隐喻自己栖居的“幼溪草庐”，表达愿与云融为一体的高洁情怀。

陈省在武夷山岩崖上的“云”字系列石刻，留下了他的咏云情怀，是其隐士心迹的见证！远离了金戈铁马和官场的尔虞我诈，洗却凡尘的陈省在武夷山的云岚中，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归宿。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侵蚀，这些“云”字永远定格在长满青苔的岩壁上，无声地诉说着陈省内心的衷曲。

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有云：“云无心以出岫。”云是最无根底的物象，白云出岫本无心，对于与云为友的陈省亦应作如是观。故陈省绝非恋栈权势、汲汲于官位的利禄之輩，是该恢复他的名节了！

朱熹《九曲棹歌》中的《五曲》诗仿佛是为陈省唱的——五曲山高云气深，长时烟雨暗平林。林间有客无人识，欸乃声中万古心。



良户古村街景

整体关联 动态平衡 自然合理

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底蕴

楼宇烈



少儿国学 李爽艺摄

中西哲学的差别，不是简单的形式上的差别，而是类型上的差别。要把握数千年的中国文化，就要懂得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，这样才不至于雾里看花、隔靴搔痒。

整体关联

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。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，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。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，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，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

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。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，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。任何一个部分，都不能孤立到整体之外去，更不能用它来说明整体的问题。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里面去，才能正确认识它。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，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，同样地，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分的变化。

这就像一个太极图，里面有阴也有阳，阳长阴消，阴长阳消，而阴阳又是互根的，阴中有阳，阳中有阴，阴离不开阳，阳离不开阴。正因为如此，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，而是强调此离不开彼，彼离不开此，强调此中有彼，彼中有此，强调此会转变为彼，彼会转变为此，总之，彼此是一个整体。

在古人心目中，不论有多少事物，不论现象有多么复杂，都可以用一个东西贯通，这就是“道”，唐宋以后也说“理”。可以说，中国文化就是“道”的文化，孔子讲“士志于道”，庄子讲“道通为一”，佛教华严宗讲“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”，我们要求道、悟道、证道、传道，用“道”来贯通一切。汉代河上公注的《老子》很有意思，他认为老子的很多道理，既可以用在治身上，也可以用到治国上。“论病以及国，原诊以知政”，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人体的认识运用到政治这个集体上，人体是“体”，集体不也是“体”吗？范仲淹以“不为良相，便为良医”为人生志向，早已成为千古佳话。

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”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些根源性的典籍，除佛教外，中国本土的儒道经典有三玄、四书、五经，三玄是《周易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四书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大学》《中庸》，五经是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易》《春秋》。这些典籍蕴含天地



中国传统哲学经典“四书”（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）

□中国最美古村

良户古村：大山梁上的“金凤凰”

王锦强 文/图

山西省晋城市素以煤铁资源富集著称，明清时期是远近闻名的铁货产地。泽潞商帮坐大后，便迫不及待地修宅建院，并竖祠堂、立寺庙，烧高香以寄托更大的希望。集束分布的以高平市原村乡良户、阳城县润城镇上庄等为代表的古村落群，传递着晋东南富甲一方的“土豪”们背后影行的文化密码。

但凡属于几百年的古村，其村名来源的说法都不会少。比如良户，相传唐代中叶，郭姓和田姓两大家族在此大规模布阵，称之为“两户”。还有人认为，这里百姓善良，民风淳朴，故而得名。

晋城建市也就30来年，良户古村已经存在了1000多年。有人家在此居留定所的历史可能更早。战国时期的长平之战，这里是秦人的进军通途，现今仍保留着的空仓岭、安贞堡、秦城、马游、康营（古光狼城）、皇王寨、皇王头、古寨等村地名，据说都与这次改变中原政权格局的战争相关联。

良户古村地势西北高东南低，北枕凤翅山，南凭虎

人生的一些根本道理。传统上，一个人都是先通过这些经典打下全面的基础，不管最终着重研究什么，在某方面成就有多大，他要说明一个问题，往往会引经据典，也许有的在我们看来是牵强附会，但他认为都是从经典里得到启发而发展出来的。因此中国也就有这样一个传统，就是非常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后人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思想，用古人的话说，这叫“述而不作”。事实上，后人有很多新的创造，把文化向前推进了一步，但他们不会说这是自己的功劳。

总之，中国古代不像现在有文史哲、政经法、农工医等复杂的分科，是在一个学派里包含了各种各样不同的学科。近代一直在争论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，其实儒家既是宗教，又不全是宗教。贺麟先生就说过，“儒学是合诗教、礼教、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养，也即艺术、宗教、哲学三者的谐和体”。不仅是中国文化，从全世界来看都一样，源头上的文化不可能分得那么细。像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等古代的学者都不只是某一学科的专家，他们都是通才。

动态平衡

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，“中”就是事物的平衡。平衡就是适度，就是恰好，既不过，也没有不及。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、固定不变的，而是变动的、相对而言的

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，为什么要讲“中”呢？因为“中”就是事物的平衡。如果失去了平衡，就会产生偏差。平衡就是适度，就是恰好，既不过，也没有不及。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、固定不变的，而是变动的、相对而言的。在这个时间地点取得了平衡，到了下一个时间地点又不平衡了，又得再调整，达到新的平衡，这就是动态平衡。比如，中医就认为，一切疾病都来自于身体阴阳的失衡，也就是偏离了中道。一个人的身体，由于内伤和外感，阴阳也就不断地处于不平衡的状态。有些外感是无法避免的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调整自己的生活，以适应外界的各种变化，从而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，这样才能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。

近代哲学家章太炎讲到，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世界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，因此可以对它进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；中国哲学关注人，人世间的的事情是变动不居、瞬息万变的，不可能用静止的方法，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。近100年来，我们都在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，而现在的情况有点倒过来，自然科学开始引入人文方法来研究，也关心整体、系统、关联、动态、平衡，注重个体差异。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变动的，这个变动需要我们很好地思考和研究。

头山和双龙岭，林木葱郁。当地村民说“好山育人杰，好水聚旺财”。

山水资源是一方主人财旺势的底稿。良户古村形似展翅欲飞的凤凰，双进土院为凤头，鸽子院后院是凤尾，东西街为两翼。过去曾有类似“两寨二庄”（指村西小寨、村东盘龙寨，凤翅山的东庄和西庄）、“九巷八阁”以及“砖楼房狮子门，有女嫁到良户村”的诸多传说，国朝军功院、李家院、高家院、扶凤阁、魁星楼等建筑群落在风水上不下落风；“四大八小”的典型四合院、没有倒座的簸箕院三合院、棋盘院以及曲尺院等格局和形制的民居建筑同样藏风聚气，那些依山就势的村寨沙石街巷蜿蜒起伏，古朴有致，尽显山川风韵。

良户古村辖良户、蟠龙寨两个自然村。现存最早的古建筑是始建于金代大定十八年（公元1178年）的玉虚观。良户完整保存下来的明代院落有39处，且大部分建于明代万历年间，距今已400余年。蟠龙寨是良户民居建筑的精华。大气磅礴的城堡式建筑群，将城内空

间布局和宫廷规制与地方建筑特色熔为一炉，晋城工匠凭借卓越的传统土木石砖营造绝活占得先机，并赋予了堡内建筑以封建礼制和伦理秩序特别的意义。

精华中的精华当数清代高平号称“三阁老”之一的田逢吉的私邸“侍郎府”。田府位于蟠龙寨的正前方，坐北朝南，一进四院，十余层斗拱，布局上坎宅巽门的風水意识很浓。院落整体风格既雄浑又不失秀美，建筑装饰富丽堂皇，精彩美艳，是晋东南古村落民居群落里的“金凤凰”。

良户古村现住着505户人家1500多口人。良户村的民间文化遗产至今仍得到了较为完整的留存和传承。街道土、出旗山、擎神会、百子桥、送鬼王、晒龙王、散路灯、迎神赛会等不断传达着民间创造的传奇；频繁演出的上党八音会、上党梆子戏和高平秧歌，也不时为古老的农耕经验和乡土乐园礼赞。承载着祖先的精神血脉，我们相信，良户人还将谱写出更多的时代佳音。